

宋词鉴赏大典（9）

东方闻睿 编著

延边教育出版社

书名：宋词鉴赏大典（9）
作者：东方闻睿
书号：ISBN 7-5437-2025-4
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古典文学
出版时间：2004-10-9
字数：22万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在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辛弃疾词作鉴赏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2851·《宋词鉴赏大典》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我的平生志趣是以“云山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

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2852·《宋词鉴赏大典》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己,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己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

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①。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2853·《宋词鉴赏大典》“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我一定要亲手把它们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

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己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2854·《宋词鉴赏大典》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

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 2855 · 《宋词鉴赏大典》水 龙 吟 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 2856 · 《宋词鉴赏大典》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辛弃疾词作鉴赏 这首词作于乾道四至六年(1168 - 1170)间建康通判任上。这时作者南归已八、九年了,却投闲置散,作一个建康通判,不得一遂报国之愿。偶有登临周览之际,一抒郁结心头的悲愤之情。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赏心亭是南宋建康城上的一座亭子。据《景定建康志》记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赏之胜。”· 2857 · 《宋词鉴赏大典》这首词,上片大段写景:由水写到山,由无情之景写到有情之景,很有层次。开头两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是作者在赏心亭上所见的景色。楚天千里,辽远空阔,秋色无边无际。大江流向天边,也不知何处是它的尽头。遥远天际,天水交溶气象阔大,笔力遒劲。“楚天”的“楚”地,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这里战国时曾属楚国。“水随天去”的“水”,指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千里清秋”和“秋无际”,显出阔达气势同时写出江南秋季的特点。南方常年多雨多雾,只有秋季,天高气爽,才可能极目远望,看见大江向无穷无尽的天边流去。的壮观景色。

下面“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三句,是写山。“遥岑”即远山。举目远眺,那一层层、一叠叠的远山,有的很象美人头上插戴的玉

簪,有的很象美人头上螺旋形的发髻,景色算上美景,但只能引起词人的忧愁和愤恨。皮日休《缥缈峰》诗:“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有“山如碧玉”之句(即簪),是此句用语所出。人心中有愁有恨,虽见壮美的远山,但愁却有增无减,仿佛是远山在“献愁供恨”。这是移情及物的手法。词·2858·《宋词鉴赏大典》篇因此而生动。至于愁恨为何,又何因而至,词中没有正面交代,但结合登临时地情景,可以意会得到。

北望是江淮前线,效力无由;再远即中原旧疆,收复无日。南望则山河虽好,无奈仅存半壁;朝廷主和,志士不得其位,即思进取,却力不得伸。以上种种,是恨之深、愁之大者。借言远山之献供,一写内心的担负,而总束在此片结句“登临意”三字内。开头两句,是纯粹写景,至“献愁供恨”三句,已进了一步,点出“愁”、“恨”两字,由纯粹写景而开始抒情,由客观而及主观,感情也由平淡而渐趋强烈。一切都在推进中深化、升华。“落日楼头”六句意思说,夕阳快要西沉,孤雁的声声哀鸣不时传到赏心亭上,更加引起了作者对远在北方的故乡的思念。他看着腰间空自佩戴的宝刀,悲愤地拍打着亭子上的栏干,可是又有谁能领会他这时的心情呢?这里“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三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无一语不是喻情。落日,本是日日皆见之景,辛弃疾用“落日”二字,比喻南宋国势衰颓。“断鸿”,是失群的孤雁,比喻作为“江南游子”自己飘零的身世和孤寂的心境。辛弃疾渡江淮归南宋,原是以宋朝为自己的故国,以江南为自己的家乡的。

·2859·《宋词鉴赏大典》可是南宋统治集团根本无北上收失地之意,对于像辛弃疾一样的有志之士也不把辛弃疾看作自己人,对他一直采取猜忌排挤的态度;致使辛弃疾觉得他在江南真的成了游子了。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三句,是直抒胸臆,此时作者思潮澎湃心情激动。但作者不是直接用语言来渲染,而是选用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报国无路、壮志难酬的悲愤。第一个动作是“把吴钩看了”(“吴钩”是吴地所造的钩形刀)。杜甫《后出塞》诗中就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的句子。“吴钩”,本应在战场上杀敌,但现在却闲置身旁,只作赏玩,无处用武,这就把作者虽有沙场立功的雄心壮志,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出来了。第二个动作“栏干拍遍”。

据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记载，一个“与世相齟齬”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干。曾经作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栏干拍遍是胸中有说不出来抑郁苦闷之气，借拍打栏干来发泄。用在这里，就把作者雄心壮志无处施展的急切非愤的情态宛然显现在读者面前。另外，“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除了典型的·2860·《宋词鉴赏大典》动作描写外，还由于采用了运密入疏的手法，把强烈的思想感情寓于平淡的笔墨之中，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无人会、登临意”，慨叹自己空有恢复中原的抱负，而南宋统治集团中没有人是他的知音。

后几句一句句感情渐浓，达情更切，至最后“无人会”得一尽情抒发，可说“尽致”了。读者读到此，于作者心思心绪，亦可尽知，每位读者，也都会被这种情感感染。

上片写景抒情，下片则是直言言志。下片十一句，分四层意思：“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晋朝人张翰（字季鹰），在洛阳作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味美的鲈鱼，便弃官回乡。

（见《晋书·张翰传》）现在深秋时令又到了，连大雁都知道寻踪飞回旧地，何况我这个漂泊江南的游子呢？然而自己的家乡如今还在金人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却偏一隅，自己想回到故乡，又谈何容易！“尽西风、季鹰归未？”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确实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是第二层意思。求田问舍就是买地置屋。刘郎，指三国时刘·2861·《宋词鉴赏大典》备，这里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是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许汜去看望陈登，陈登对他很冷淡，独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许汜去询问刘备，刘备说：天下大乱，你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陈登当然瞧不起你。

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高楼，叫你睡在地下，岂止相差上下床呢？（见《三国志·陈登传》）“怕应羞见”的“怕应”二字，是辛弃疾为许汜设想，表示怀疑：象你（指许汜）那样的琐屑小人，有何面目去见象刘备那样的英雄人物？这二层的大意是说，既不学为吃鲈鱼脍而还乡的张季鹰，也不学求田问舍的许汜。

作者登临远望望故土而生情，谁无思乡之情，作者自知身为游子，但国势如此，如自己一般的又何止一人呢？作者于此是说，我很怀念家

乡但却绝不是像张翰、许汜一样，我回故乡当是收复河山之时。作者有此志向，但语中含蓄，“归未？”一词可知，于是自然引出下一层。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第三层意思。流年，即时光流逝；风雨指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也有一个典故，据《世说新语·言语》，桓温北征，经过金城，见自己过去种的柳树已长到几围粗，便感叹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2862·《宋词鉴赏大典》树已长得这么高大了，人怎么能不老大呢！这三句词包含的意思是：于此时，我心中确实想念故乡，但我不不会像张瀚，许汜一样贪图安逸今日怅恨忧惧的。

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宿愿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再闲置便再无力为国效命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到这里，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推进已经发展到最高潮。

下面就自然地收束，也就是第四层意思：“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倩，是请求，“红巾翠袖”，是少女的装束，这里就是少女的代名词。在宋代，一般游宴娱乐的场合，都有歌妓在旁唱歌侑酒。这三句是写辛弃疾自伤抱负不能实现，世无知已，得不到同情与慰藉。这与上片“无人会、登临意”义近而相呼应。

这首词，是辛词名作之一，它不仅对辛弃疾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有充分反映，有比较真实的现实内容，而且，作者运用圆熟精到的艺术手法把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量，使人们百读不厌。

·2863·《宋词鉴赏大典》水龙吟 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辛弃疾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

·2864·《宋词鉴赏大典》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辛弃疾词作鉴赏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被弹劾，退隐于上饶之带湖，曾任吏部尚书的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致仕后亦侨寓此地。由于他们都有抗金雪耻的雄心壮志，所以过从甚密。这时

距宋金“隆兴和议”的签订已整整二十年，南宋朝廷文恬武嬉，并不关心国事。又三年，岁次甲辰（1184年）正逢韩元吉六十七岁寿辰，辛弃疾填了上录一词申祝。

一起两句，劈空而下，笔力万钧。作者蔑视南渡·2865·《宋词鉴赏大典》以来的当政者，“几人”云云，真有杜诗“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说朝士无才，宋则隐然以有才者推崇韩元吉，并以此自许，亦即“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之意。按辛弃疾曾作《美芹十论》、《九议》向皇帝、宰相献策；韩元吉亦有《论淮甸札子》、《十月末乞备御白札子》向朝廷进言。故论治世，经纶之才，韩、辛两人都当之无愧。另外此处也有感，当政者无才无德不知任用有才之士，承接六句，分为二层：一则借往昔旧京父老颺望王师之情，和东晋士大夫痛洒新亭之泪，慨叹今日偏安之局仍未改观；中原山河仍未收复；二则引用桓温登平乘楼眺望之言，指责中原沦胥，为朝臣误国结果。由于这六句都针对当时世事而发的，故情绪转为低沉，笔调也随之挫落。歇拍四句，谓御敌靖边，建功扬名，才是吾辈儒者应尽的职责。这是抒露自己的豪情壮志，并勸勉韩氏，故笔锋重新振起。下片都是向着韩元吉说的。过片三句，他把韩元吉比作韩愈，是当代文坛上的泰山北斗。诗文词中惯用同的古人比今人。按韩元吉有《南涧甲乙稿》传世，黄昇称他“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见《花庵词选》）。因此，将韩愈比拟元吉，不为太过。接三句，谓韩氏呱呱堕地，已自不凡，风云际会，更露头角。

·2866·《宋词鉴赏大典》上述五句都属颂扬之词，故意气仍然风发，笔调仍然轩朗。再下三句，把韩氏比做裴度、李德裕和谢安。

这三位都是前代的贤相。韩氏先世曾任显职，韩元吉的勋业和位望虽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同是政治舞台上失意而退归林下的境遇，彼此是相仿佛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其二），为此，笔调再次挫落。最后三句，用瑰辞壮语激励韩氏投袂而起，完成恢复中原的夙愿。上下片之结尾，笔力气势，铢两悉称，立意遣辞，前后照应甚密。这是一阕别开生面与众不同的寿词。一般寿词多祝贺语，所谓善颂善祷。此词一反故常，除下片略有些颂祷味道外，其他都是借题发挥，因忧伤国事而抒发愤慨。最使作者愤慨不平的，乃是在朝者无才无志，而在野的有胆识、有志节之士，却无权无位。由于在朝者无才无志，对国事漠不关心，酿成神州陆沉之祸，辜负中原父老喁

喁之望，更引得渡江士人新亭之泪，国势颓衰至此，秉政者难辞其咎。以上是上片的要领，也是全阙的主旨。

下片另立机杼，从抒露对国事的愤慨，转而称颂韩元吉。这与上片形成上片的有机组合。因为对韩氏的称颂，一方面因毕竟是祝寿词不可能一句称颂的话·2867·《宋词鉴赏大典》没有，另一方面也是说，在朝当政者没有治国之才，而像韩元吉一样真正有才之士却被排挤在外，这更是令人不平的。假如像韩元吉一样的人，在朝秉政，得行其志，国事尚有可为，匡复之机，仍然有望。可是现今呢？韩氏和自己都象历史上三位贤相一般投闲置散，啸傲烟霞，寄情林莽，虽尤有报国之心，但对国家大事竟无置喙的余地，于此，作者愤慨之情可以想见。最难得的是，作者于愤慨之余，对国事仍未失去信念，于是发出“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的预言，换言之，即国耻未雪，无以称寿，这与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堪称异代同调，又与上片“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紧密契合。这也正是本祝寿词不同一般的原因。

本词除运笔布局，峰峦起伏，颇具匠心外，引用史乘，比拟古今，也挥洒自如。如上片连用“五马渡江”、“长安父老”、“新亭风景”、“神州陆沉”四则东晋典故比拟南宋之事，贴切无伦，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受少数民族侵袭而南渡偏安的只有东晋和南宋两个朝代，故国情世局多有相似之处。下片以东晋谢安、唐代裴度、李德裕，韩元吉，不但因为韩氏当时的处境，与谢、裴、李三人的某一时期相似，而且还蕴含着更·2868·《宋词鉴赏大典》深一层意思：谢安淝水大破苻坚军，裴度平淮西吴元济之乱，李德裕平泽潞刘稹之乱，这三位古人，都建立了不世之功勋。而韩元吉呢？虽曾风云奔走，但仍不得重用。则满腹才华未及施展便致仕家居，故作者为之惋惜。以此下接激励韩氏的“待整顿”三句，便很自然而不突兀。

水调歌头盟鸥辛弃疾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

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

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

·2869·《宋词鉴赏大典》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

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怀。

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辛弃疾词作鉴赏 此词写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作者被主和派弹劾落职闲居带湖之初。词题“盟鸥”，是活用《列子·黄帝》狎鸥鸟不惊的典故，指与鸥鸟约盟为友，永在水国云乡一起栖隐之意，但读细自品味会发现另有所抒。

· 2870 · 《宋词鉴赏大典》上阕以首句中“甚爱”二字统摄。次句用“千丈翠奁开”之比喻，盛赞带湖景色之胜，说明“甚爱”原因。放眼千丈宽阔的湖水，宛如打开翠绿色的镜匣一样，一片晶莹清澈。面对如此美景，难怪“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了。这是用夸张写法来说明“甚爱”程度，句格同杜诗“一日上树能千回”：闲居无事，拄杖纳屦，徜徉湖畔，竟一日而千回。下面写因爱湖之“甚”，而及湖中之鸟，欲与这结盟为友——这是用的拟人法。“凡我”三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愿：希望既结盟好之后，就应常来常往，不要再相猜疑了。这里“莫相”之“相”，虽然关系双方，但实际只表词人绝无害鸟之心，望鸥鹭尽情栖游，无须担惊。《左传·僖公九年》有这样记载：“齐盟于蔡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词里这几句格式，当为《左传》辞句套用，纯是散文句法。

“白鹤”二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嘱：托其试将白鹤也一起邀来。由爱所见之鸥鹭，而兼及未见之白鹤，其“爱”更进一层。

以上极写带湖之美及对带湖之爱，固然表露了词人摆脱了官场尔虞我诈的烦恼和明枪暗箭的惊恐以后心情之宁静，但在这宁静之中又透露出几分孤寂与无· 2871 · 《宋词鉴赏大典》聊。试想，一个“壮岁旌旗拥万夫”(作者《鹧鸪天》中语)的沙场将帅，竟然落得终日与鸥鸟为伍，其心境之凄凉，可想而知。妙在词中表面上却与“愁”字无涉，全用轻松之笔，这大概就是词人后来所说的“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的手法吧？如此表达、意境更深一层。

过片紧承上阕遐想。作者一片赤诚，欲与鸥鸟结盟为友，然而鸥鸟如何呢？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它们立于水边苍苔之上，时而拨动浮

萍，时而排开绿藻，对词人的美意不理不睬。其意何在？从下句“窥鱼笑汝痴计”中可以看出。原来他们“立苍苔”，“为有求鱼心，不是恋湖水”^①，与词人“同居而异梦”。

专心“窥鱼”，伺机而啄在词人看来，只是一种“痴计”，对此，他当然只能付之一“笑”了。这“笑”，既是对鸥鸟“何时忘却营营”的讽笑，也是叹自己竟无与无友。“多情却被无情恼”的苦笑。看来，鸥鸟亦并非词人知己，并不懂得词人离开官场之后此时的情怀，所以他怅然发出了“不解举吾怀”之叹。盟友纵在身旁，孤寂之心依旧，无人能释分毫。可见，词人所举之杯，哪里能为永结盟好作贺，只能浇胸中块·2872·《宋词鉴赏大典》垒罢了。虽然人们常说“举杯浇愁愁更愁”，但词人并没有被愁所压倒。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他从自己新居的今昔变化中，似乎悟出了社会沧桑和个人沉浮的哲理——“人世几欢哀”。词人本是心情郁闷，却故作看破红尘、世态炎凉。变得益发旷达开朗，因而对隐居之所带湖也更加喜爱了。“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要作久居长栖之计了。词到此处完篇，对开首恰成回应。

如果说上阕旨意全在不写之中写出，那么下阕则就是在委婉之中抒发了。然而其语愈缓，其愈切，感情愈发强烈，较上阕又进一层。天地之大，知己何在？孑然一身，情何以堪！虽有带湖美景，但纵是盟鸥，也不解已意，作者心绪可知了。

可见，这首词表面是写优游之趣，闲适之情；分明是抒被迫隐居、不能用世的落寞之叹，孤愤之慨。

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细玩稼轩此作，确有“不言言之”之妙。

·2873·《宋词鉴赏大典》水调歌头 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辛弃疾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

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

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镝血污，风雨佛狸愁。

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

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

· 2874 · 《宋词鉴赏大典》二客东南名胜, 万卷诗书事业, 尝试与君谋。

莫射南山虎, 直觅富民候。

辛弃疾词作鉴赏 此词约作于淳熙五年(1178年)当时作者以大理少卿出领湖北转运副使, 溯江西行。舟停泊在扬州时, 与友人杨济翁(炎正)、周显先有词作往来唱和, 此词即其一。周生平未详。杨则是有名词人, 其原唱《水调歌头》(登多景楼)存于《西樵语业》中, 是忧愤时局, 感慨“报国无路”之作。作者在南归之前, 在山东、河北等地区从事抗金活动, 到过扬州, 又读到友人伤时的词章, 心潮澎湃, 遂写下这一首抚今追昔的和韵词作。

词的上片是“追昔”。作者的抗金生涯开始于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时期, 词亦从此写起。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常在秋高马肥的时节南犯中原, “胡· 2875 · 《宋词鉴赏大典》骑猎清秋”即指完颜亮1161年率军南侵事(“猎”, 借指发动战争)。前一句“落日塞尘起”是先造气氛。从意象看: 战尘遮天, 本来无光的落日, 便显得更其惨淡。准确渲染出敌寇甚嚣尘上的气焰。紧接二句则写宋方抗金部队坚守大江。以“汉家”与“胡骑”对举, 自然造成两军对峙, 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写对方行动以“起”、“猎”等字, 是属于动态的; 写宋方部署以“列”、“耸”等字, 偏于静态的。相形之下, 益见前者嚣张, 后者镇定。“组练(组甲练袍, 指军队)十万”、“列舰”“层楼”, 均极形宋军阵容严整盛大, 有一种必势的信心与气势。前四句对比有力, 烘托出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 同时也使人感觉正义战争前途光明, 以下三句进一步回忆当年完颜亮南进溃败被杀事。

完颜亮南侵期间, 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军事上屡受挫折, 士气动摇军心离散。当完颜亮迫令金军三日内渡江南下时, 被部下所杀, 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谁道投鞭飞渡”三句即书其事。句中隐含三个典故:《晋书·符坚载记》载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东晋, 曾不可一世地说“以吾之众, 投鞭于江, 足断其流”, 结果一败涂地, 丧师北还。《史记·匈奴传》载匈奴· 2876 · 《宋词鉴赏大典》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即“鸣髀”, 响箭), 命令部下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后在一次出猎时, 冒顿

以鸣镝射头曼，他的部下也跟着发箭，头曼遂被射杀。“佛狸”，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

他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所杀，作者融此三事以写完颜亮发动南侵，但丧于内乱，事与愿违的史实，不仅切贴，三事连用，更觉有化用自然之妙。

宋朝军民，军容严整同仇敌忾而金国外强中干且有“离合之衅”可乘，这正是恢复河山的大好时机。

当年，作者二十出头以义军掌书记策马南来，使义军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协同作战，大举反击。“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正是作者当年飒爽英姿的写照。苏秦字“季子”，乃战国时著名策士，以合纵游说诸侯佩而后佩六国相印。他年轻时曾穿黑貂裘“西入秦”。作者以“季子”自拟乃是突出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锐进之气。于是，在战争风云的时代背景上，这样一个“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的少年英雄，义气风发，虎虎有生气，与下片搔白首而长吟的今“我”判若两人。

过片笔锋所及转为“抚今”。上片结句才说到“年少”，这里却继以“今老矣”一声长叹，其间掠过了近·2877·《宋词鉴赏大典》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老少，对比强烈叹中之愁闷顿显突出。这里的叹老又不同一般文人叹老嗟卑的心理，而是类乎“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属于深忧时不我待、老大无成的志士之愁苦。南渡以来，作者长期被投闲置敬，志不得伸，此时翘首西北，“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永遇乐》），真有不胜今昔有别之感。

过片三短句，情绪够悲怆的，似乎就要言及政局国事，但是“欲说还休”。接下来只讲对来日的安排，分两层。第一层说自己，因为倦于宦游，想要归隐田无，植橘置产。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县汜洲种柑橘，临死时对儿子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见《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此处化用李衡语，颇具风趣又故意模仿一种善治产业、谋衣食的精明人口吻。只要联想作者“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的词句，不难体味这里隐含的无奈、自嘲及悲愤的复杂情绪。作者一心为国，希望能效力沙场，而朝廷无能、力不能伸，想解甲而去但终心系祖国，说“欲去”而而又不忍去，正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

· 2878 · 《宋词鉴赏大典》为将来打算第二层是劝友人。杨济翁原

唱云：“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

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其彷徨无奈可谓与弃疾相通。作者故而劝道：“您们二位（“二客”）乃东南名流，腹藏万卷，胸怀大志，自不应打算像我一样归隐。但有一言还想与君等商议一下：且莫效李广那样南山习射，只可取“富民侯”谋个安逸轻闲。《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

《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李广生不逢高祖之世，空有一身武力，未得封侯，而“富民侯”却能不以战功而取。二句暗指朝廷“偃武修文”。放弃北伐，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意不言自明。要之，无论说自己“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也好，劝友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也好，都属激愤语。如果说前一层讲得较好平淡隐忍，后一层“莫射”“直觅”云云，语意则相当激烈。分两步走，便把一腔愤懑不满尽情发泄出来。

词上阕颇类英雄史诗的开端，然而其雄壮气势到后半却陡然一转，反添落寞之感，通过这种跳跃性很·2879·《宋词鉴赏大典》强的分片，有力表现出作者失意和对时政不满而更多无奈气愤的心情。下片写壮志销磨，全推在“今老矣”三字上，行文腾挪，用意含蓄，个中酸楚愤激，耐人寻味，愤语、反语的运用，也有强化感情色彩。此词与作者《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从内容到分片结构上都很相近，可以参读。

水调歌头 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辛弃疾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

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

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2880·《宋词鉴赏大典》往事莫惊猜。

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

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

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怀。

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辛弃疾词作鉴赏 辛弃疾四十二岁那年，被监察御史王蔺弹劾，削职后回上饶带湖闲居。有曾任司谏的

汤朝美自广东亲州贬所量移江西信州(今上饶),二人相见,由于处境相近,同样受着打击,而且志同道合所以有相濡以 · 2881 · 《宋词鉴赏大典》沫之情。先是,辛赋《水调歌头》(盟鸥)汤以韵相和;辛又用原韵,赋此阙谢答。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金阙”、“九关”均喻指宫廷,十字写的是皇宫富丽堂皇,气象森严。

在那里,朝美“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四句两层,一张一弛,作者描绘出朝美朝堂上从容和无畏。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引《京口耆旧传·汤邦彦传》:“时孝宗锐意远略,邦彦自负功名,议论英发,上心倾向之,除秘书丞,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擢左司谏兼侍读。论事风生,权幸侧目。上手书以赐,称其‘以身许国,志若金石,协济大计,始终不移’。及其他圣意所疑,辄以诤问。”那时候的宋孝宗还有些进取之意。淳熙二年八月派汤朝美使金,向金讨还河南北宋诸帝陵寝所在之地。不料汤朝美有辱使命,回来后龙颜大怒,把他流贬新州,尝尽“蛮烟瘴雨”滋味。这一层“千古”、“万里”两句似对非对,中间再作一暗转。对于心怀忠义肝胆但却遭贬的朋友,辛弃疾并没有大发牢骚,徒增友人的烦闷。而是安慰朝美“往事莫惊猜”(惊猜,惊疑)。因为有才干的人终会发迹的。眼前你不是已经奉诏内调了吗?恐怕还会有消息从皇帝身边下来,“日边”这里用以比喻帝王左 · 2882 · 《宋词鉴赏大典》右,“恐”字是拟想之辞,却又像深有把握似的,这是稼轩用典的妙处!从“蛮烟瘴雨”的黯淡凄惶到日边消息之希望复起,中间再作一暗转。上片凡三暗转,大起大落,忽而荣宠有加,忽而忧患毕至;忽而蛮烟瘴雨,忽而日边春来,乍喜乍悲,亦远亦近,变化错综,既是对友人坎坷的同情又有对其振作的鼓励。

下片转叙作者自己乡居生活情怀。“门掩草,径封苔”,本是冷落景象,词人但以一笑置之。不难看出,这笑,是强作豁达的苦笑,是傲岸不平的蔑笑。

下片基调无限幽愤,都被这领起换头的一个“笑”字染上了不协调的色彩,反映出一种由于受压抑而形成的不平而又无奈的心情。一“笑”字,内中感情复杂,可为下片基调之凝练。接下去仍是正言反出:未必我这双手就没有用处,不是可以“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吗?试想,当国步凋蟥之际,他那双屠鲸剗虎的巨手,不能用来扭转乾坤,却去